

史

記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

正義曰成紀秦州縣

其先曰李信秦

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

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

受射

索隱曰案小類云世受射也

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

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

索隱曰案如淳云非用善騎射

殺百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

索隱曰案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

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

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

將

張晏曰為武騎郎將索隱曰吳楚軍時廣為驍騎將小類云為騎郎將謂主騎郎也

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

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利徒為上受梁印故不以賞也

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昆音菴○索隱曰索典屬

國官名公孫姓昆邪名服虔云中國人也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

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云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

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

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

從廣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索隱曰案董芭與服志云黃門丞主密近使聽察天下天下謂之中

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也勒習且擊匈奴中貴人將騎

數十縱餘廣曰放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正義射音石還

謂博也

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其必射

雕者也

文穎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

索隱曰素服一名鷲黑色多子可以其毛

作久羽韋昭云雕一名鷲也

廣乃遂從首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

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

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

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

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

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將

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

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

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

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

正義曰其將乘白馬而將監護

出護其

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

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

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

引兵而去平曰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

弗從居父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

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

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

行無部伍行陣

索隱曰索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部有部曲

有軍候就善水草也舍止人人自便索隱曰音不擊刁

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鏃器受一斗畫炊飯食夜擊

刁斗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鈴以銅作之

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鏃即鈴也埤蒼云鏃溫器有柄

斗似鏃無緣音譙莫府省約文書籍軍索隱曰案大顏云凡將

合掩帷帳故稱莫府古字通用遂然亦遠斥候未嘗遇

害索隱曰案許慎淮南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

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

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

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

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

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私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  
諫為大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  
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  
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  
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  
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  
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  
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黃曰一  
云抱兒驚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  
馬走馳也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

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云多為

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類

陰侯孫孫灌嬰孫名強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

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

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也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

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

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徙右北平蘇林曰韓安國於

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

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

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



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一作沒羽祝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

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

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

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

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援臂如淳曰臂如猿通肩其善射亦

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

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闕狹以飲如淳曰射闕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

正法曰飲音於禁反專以射爲戲竟死索隱曰謂終竟廣身至死以爲恒也廣之將

兵乏絕之馭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

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急非

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  
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去居頃之石建卒於是  
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  
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  
如淳曰中猶充也本  
義法得首若干封侯而廣軍無功後二歲廣以郎中令  
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  
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  
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  
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圍陳  
對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

乃令士持滿毋發而產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

南都賦

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綱案鄭德曰黃有弩淵中黃朱之孟康曰大公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

曰角弩色黃而棘大也。索隱曰案大黃間弩名韋昭說是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

暮吏士皆無人色而虜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

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

漢軍罷弗能追是時虜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

後期當死贖為庶人虜軍功自如無賞初虜之從弟李

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

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

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

索隱曰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願云率

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率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

為人在下中索隱曰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甚遠然

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

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主朔燕語曰自

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

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

人索隱曰案謂不在人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

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

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

吾誅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

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  
將軍大山擊匈奴廣數曰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  
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  
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  
之而今廣并於右將軍軍徐廣曰主爵趙出東道東道  
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  
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  
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曰案廣  
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  
得與單于相當遇也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  
奇爲不偶也。索隱曰

案服虔云作事救不偶也數字小毋令當單于恐不得

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

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

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

曰急詣部如書正義曰令廣如其文廣不謝大將軍而

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

道案隱曰食其音異基案趙軍亡導或失道索隱曰謂

軍故失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是弗能得

而還南絕幕正義曰絕度也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

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

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行廻折使軍後大

將軍廣未對大將軍使長父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

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互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麀

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

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卻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

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

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

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

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索隱曰嫣或音

媯少不遜當戶擊媯媯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

拜掾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

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

園墾地案隱曰墾音人翁反又音而宣反又音乃蔡反

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

賜冢地陽侯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

萬又盜取神道外墾地一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

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

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

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曰小顏云乃擊

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索隱曰劉

高云雅地形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



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

徐廣曰元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

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涼微矣李陵旣壯選爲建章監

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

騎嘗深入匈奴二十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

海在甘肅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甘州在京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餘里地

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

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以貳師將

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徐廣曰出微煌

至天山○索隱曰素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河舊

李將軍傳

志云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一百里天山一名白  
山今各初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  
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  
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  
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卒千人兵矢既盡士死  
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  
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  
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  
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  
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  
子自是之後李氏多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

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其李將軍之謂也余隋李將軍悛悛如鄙人

索隱曰悛音七旬反

漢書作悛悛音詢

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

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

索隱曰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下期而性其下自成蹊徑也以喻廣難

不能道辭能有所感而忠心信物故也

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索隱述贊曰

後臂善射

實負其庸

解鞍却敵

圓陣摧鋒

邊郡屢寧

大軍悉從

失道見斥

數音不封

借戲白將

天下無雙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十

正義曰此卷或有本以平津侯後第五十二今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音亦然若言諸傳而次四夷則司馬漢期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

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名。索

隱曰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案夫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桀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邵風俗通曰殷時曰獫狁粥改曰匈奴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獫狁粥是一也唐虞以上有山戎正義曰傳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杜預云山戎北戎無終三名也括地志云幽州漢陽縣本北戎無終子國獫狁葷粥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居于此戎無然子國獫狁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

囊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

包索隱曰章昭曰背內

馬包音託佗。正義曰畜詩又反馬為

曰羸音力戈反。正義曰畜詩又反馬為

決蹄也發業記劍其母腹而

生列女傳云生七日足其母

雅云駒除馬青色音淘塗又

海經云北海內有獸其狀如

顛巨豎之屬。索隱曰說文云

青驪驂又如驂魚鯉誕生本

從母城郭常勷耕田之業然

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

狐兔用為食。索隱曰少音式

還反。盡為甲騎其俗寬則

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

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

射

音扶糞反

索隱曰分

刀鋌

韋昭曰鋌形以矛鋌柄音時年反。刺處曰音川。蟬碑答云鋌小矛鋌於古今字詁云於予禮也。未

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者皆取其妻妻之其裕有名不諱而無姓字也。漢書曰單于姓擊鞞氏。索隱曰擊字音六。

緣反。巽音。下帝反。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

徐廣曰台稷之曾孫。正義曰周本

紀云不屈失其官。此云公劉未詳也。

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

戎狄攻大王亶父

徐廣曰公劉九世孫。

亶父云走歧下而豳人悉

從亶父而邑焉作周

索隱曰按謂始作周國也。

其後百有餘歲周西

伯昌伐吠夷氏

索隱曰大小

昭云春秋以爲犬戎按吠音即昆夷也。山海經云黃帝生

苗生龍龍生融融生吾生井明井明生白白生犬  
犬有二壯是為犬戎說文云赤狄李犬種字從犬又山  
海經云有人面獸身名犬夷  
賈逵曰犬夷戎之別種也  
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

營雒邑復居于鄴鄴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索隱曰晉灼曰洛水在馮

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素水海云出上以時入貢命曰

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索隱曰案周約云懿王時王室衰詩人作怨刺

之詩不能復雅也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

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

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正義曰故申城

在鄆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周宣王舅所封也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

王于驪山之下韋昭曰戎後來居世山故號曰驪戎遂取周正義曰括焦獲正義曰括



地志云焦樓亦名剡口亦曰剡中在涇州涇陽縣北城十數里周有焦樓而涇之涇渭之間

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酈鄠而東徙維

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我至岐正義曰今岐州高誘云秦襄公救周有功受周

故地鄠鎬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

而伐齊索隱曰服虔云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鮮卑東胡別種又案應奉云秦築長城徒士三出塞外

依鮮卑山齊釐公與戰于齊郊索隱曰釐音僖名諸兒也其後四十

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

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

于鄭之汜邑索隱曰蘇林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初周襄王欲伐鄭欲娶

我狄女為后與戎狄兵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

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右與狄后

子帶爲內應開我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

子帶爲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徐廣曰一爲陸邑

氏秦晉近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以爲九姓之戎居陸渾

在秦晉之間二國誘而從之伊川遂從戎號今陸渾縣

也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

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太原毛詩傳曰言逐出之而已出與彭彭城彼

朔方毛詩傳曰彭彭四馬兒朔方北方正義周襄王既

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

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邑當是之

時秦晉爲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河洛之間

口園在河西音張洛在上郡為翊間心索甲白三蒼園

作園地地理志云園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

云園當為園續郡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依園字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藍州白池東北三百九

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號曰赤

屠七國屬魏後入秦置三十六郡洛漆沮也

程曰程赤程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又春秋地名云

今曰赤沙胡又晉師敗程于箕邾缺獲白程子杜氏以

為白程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

州本赤狄地延銀綬三州白程地按文音圖潞之閭號

未詳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

系諸正義曰括地志云縣諸城秦州秦嶺縣緄戎正義曰

字當作混顏師玄云混云夷程源之戎徐廣曰在天水

韋昭云春秋以為犬戎程源之戎源音九索隱

曰地理志天水有緄諸道秋道應劭以緄戎邑音桓

正義曰括地志云緄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三十

七里古之魏戎邑也。梁山泗水之北有義渠。正義曰：括

梁州西戎郡。劉均邑。城時為大荔。徐廣曰：後更名臨晉。

義渠戎國。秦為北地郡也。秦滅之。今在北地郡。秦本紀

昭云：義渠本西戎。國有王。秦滅之。今在北地郡。地理志云：臨

原。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晉。故地理志云：臨

晉。故大荔國也。正義曰：括地志同州馮翊縣。又朝邑

縣。本漢臨晉縣地。古大荔戎國。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

三城即大荔三。烏氏。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氏音支。

城。高力計反。烏氏。括地志云：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

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入胸衍之戎。徐廣曰：在北地胸

戎。秦惠王取之。置烏氏縣也。胸衍之戎。音項。索隱曰：胸

系地理志胸衍縣名。在北地胸衍戎之。秦北地郡也。志云：益州古戎狄居之。即胸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

而晉北有林胡。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樓煩

之戎。索隱曰：如淳云：林胡即儋林。為李牧所滅也。地理

志：樓煩縣名。屬門應郡。云故樓煩胡也。正義

曰：括地志云：嵐州樓煩胡地。燕北有東胡。漢書音

也。風俗通云：故樓煩胡地。燕北有東胡。漢書音

尚知傳

九或云鮮卑。索隱曰：服虔云：東胡烏丸。先後爲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索隱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爲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桓以之名。烏號爲姓。父子男女悉髡頭。爲輕便也。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音鈞。山名。在鴈門。○索隱曰：服虔云：句音拘。韋昭云：山名。在應陰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藏也。音亡。貉反。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

宣太后

昭王母也

亂有二子宣太后也而殺義渠戎王於甘

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

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

煩築長城

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築長城水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有

長垣若類毀馬公奚巨嶺東西无極蓋趙靈王所築也

白代並

音傍白浪反

陰山曰徐

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下至

高關為塞

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

峻土俗名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

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

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

岸昭曰地名在上谷。正義曰按上谷郡今鳩州。至襄平索隱曰韋昭云今遼東所理也。置上谷漁

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

而三國邊於匈奴索隱曰案三國燕趙秦也。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

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

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索隱曰案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

謂之造陽東行終利賁山南漢陽西是也。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

之通音丁革反。而通直道索隱曰蘇林云去長安八千里正南北相直道也。自九原

至雲陽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

五原雲陽雍縣秦之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

至雲陽千八百里。因邊山險墜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

西

東萬餘里

索隱曰韋昭曰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林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

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

延袤萬餘里。東大遼水。北假。○索隱曰應劭云北假在

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正義曰括地志云

北地陽山北。韋昭云北假地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

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地名也。在河北

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高瑗殖穀

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涼甘肅延沙等州地。本月

氐匈奴單于。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

稱之曰橐鞬。孤塗單于而匈奴謂天為橐鞬。謂子為孤

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其象天故曰橐鞬。孤塗單于

又玄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有胡奴在。曰頭

曼。韋昭曰曼音莫。官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

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



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

子名冒頓

索隱曰冒音

後有所愛閼氏

索隱曰閼氏舊

右號也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  
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絲黃按取其上英鮮者依胭脂婦  
人採將用為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胭脂今日始觀紅  
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依闕氏今可音闕支想足  
下先亦不作

生少子而單于欲發冒頓而立少子乃使

此讀僕書也

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  
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

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

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  
射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

索隱曰應劭  
云流箭也

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

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也而冒頓

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  
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  
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  
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  
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  
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  
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徐廣曰時係是秦二也元  
年壬辰歲立也是時  
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  
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  
也勿與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

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  
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  
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  
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  
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韋昭曰界上也  
服虔云依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  
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甌音一侯反脫音同活反

。正義曰按境上斥  
穽之室爲甌脫也

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

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

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

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謏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

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

下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

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比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

索隱曰如

王居河南淳曰白羊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

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膏施

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涼州

百泉縣西七十里屬安定郡膏施縣秦因不改今延州膏施是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

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

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

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

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爲敵國其世傳國官號

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

服虔曰谷音  
音蠡音蠡

索隱曰蠡  
又音黎

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

都侯

骨都異姓大臣。索隱曰裴氏  
所引據後漢書下呼街注亦然

匈奴謂賢曰屠耆

徐廣曰屠  
一作諸

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

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

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

呼衍氏須卜氏  
常與單于婚

蘭氏正義曰蘭  
師古云呼

衍即今鮮卑姓呼延  
者也蘭姓今亦有之

其後有須卜氏

須卜氏主獄訟。  
正義曰後漢書云

呼衍氏須卜氏  
帶與單于婚

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

直上谷

索隱曰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值者當也  
正義曰上谷郡今媯州也言匈奴東方南出

直當媯  
州也

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

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涇州上縣東南以  
西接月氏氏

索隱曰案風俗通云本西南夷種地  
理志武都

山谷或號青氐或號白氐纂文云亦  
羊稱說文云羌

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羌三苗  
菱姓之別奔徙于三危

今阿關之西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  
所都與為庭樂步

云單于無城郭不知何以國之穹廡  
前地若庭故云庭

○正義曰代郡城北狄代國秦漢代  
縣城也在蔚州

胡縣北百五十里雲中故城趙雲中  
城秦雲中郡在勝

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言匈奴之南  
當直代雲中也

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  
左右谷蠡王最爲

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  
亦各自置千長百

長什長索隱曰案續漢書郎國志云  
里有魁又里什伍

察故賈誼過秦論以爲裨小王相封  
一作將都尉當戶

悅起什百之中是也

且渠之屬

正義曰且子餘反領師古云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

歲正月諸侯

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

索隱曰漢書作龍亦龍字

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

故名大會與為龍城後漢書云

登其先天天地鬼神秋焉

肥大會蹄林

漢書音義曰匈奴社八月

中皆會祭處

灼曰李陵與蘇武書云相競趨蹄林則服虔說吳也又

韋昭音多盛反姚氏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滅博濫此字

曰顏師古云蹄者遠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

飲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

課校人畜正義曰計其

法按刃尺者死坐盜者没入其家有小者軋漢書音義

也三蒼云軋輓也說文云輓輓也。正義曰顏師古云

軋者謂輓輓其骨節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

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

長左而北鄉正義曰其坐北向長左以左為尊也日上戊巳其送死者

棺擲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張華曰匈奴近幸臣妾

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正義曰漢書作數十人或百人顯舉

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

虜賜一危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

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

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

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索隱曰魏略云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

奴庭接習水七千里又云匈奴南昆新犁之國正義曰此有渾麻國射音亦又音石已上五

匈奴事



國在匈奴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爲賢是

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

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

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

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

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

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除庚曰在鴈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

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山正義曰白登臺在白登山朔州定襄縣東三

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

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驃馬索隱曰驃音武江反索青驃青色馬也○正義曰鄭玄云

駟下絕也說文云駝而駟皆白爾雅云黑馬而白也北方盡烏騊馬索隱曰說文云騊黑色

南方盡騂馬

索隱曰騂詩赤黃白

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

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按代鴈門雲中郡

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  
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  
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昆弟  
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  
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  
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索隱  
曰索隱書云高后時冒頓復驕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  
憤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  
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諸將曰以  
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擊之諸將曰以  
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索隱曰案漢  
書季布諫高  
后乃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事其

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也侵盜上郡葆塞蠻

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

千詣高奴

正義延州城本漢高奴縣舊都

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

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

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

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

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

徐廣曰音支○索隱曰匈奴將名也

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

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

附今以小吏之欺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

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

定樓蘭

徐廣曰一云樓湟。正義曰漢書云鄯善國名樓蘭去長安一千六百里也。

烏孫呼

揭

音桀。索隱曰天音丘列反。正義曰揭音犁又其例反二國皆在瓜州西北烏孫戰國居瓜州。

及

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

索隱曰案謂皆已入匈奴國也。諸引弓之

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後

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

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雲漢書

雲音火胡反。索隱曰

係音計雲漢書作雋。

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

四正義曰願師古云駕可馬駕車也。駟八匹馬也。

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

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

漢音義曰塞下地名。○索隱曰服虔云書至漢議擊漢界上塞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於此也。

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正義曰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雖

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  
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  
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

衣繡袷長襦

徐廣曰一本無袷字。索隱曰案小顏云

襦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以繡為表綺為裏。

以賜冒頓字林云袷錦袷袍各一比余一徐廣曰或依

隱曰案漢書作比踈一比音鼻小顏云髡髮之飾也

金為之黃雅云比櫛也蒼頡篇云髡者為比髡者為梳

蘇林云今黃金飾具帶一漢書音義曰黃金胥純一徐

亦謂之梳黃金飾具帶一要中大帶黃金胥純一徐

曰或作胥毗而無一字。索隱曰漢書見依犀毗北作

胥者胥聲相或誤張晏云鮮早郭落帶瑞獸名也

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見帶黃金師

北延篤云胡華帶鈎也則此帶鈎亦名師比則胥犀與

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繡十匹錦三十匹亦弟

寶德牋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

正義曰綠綰各四十四匹索隱曰案說文使中大夫意謁

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索隱曰稽音

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一云稽粥

別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官者

燕人中行說正義曰行音胡即傳公主說不欲行漢疆

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

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

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

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

於漢矣韋昭曰言漢物十中之二入其得漢繒絮以馳



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潔食

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渾酪之便美也

渾乳汁也音都秦反。索隱曰字林

云渾音竹用反穆天子傳云牛馬之渾臣苑人所具也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

以計謀其人衆畜物

正義曰許又反

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

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

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

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

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

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心成從軍當發者

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

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戰  
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  
得以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  
穹廬而卧

漢書音義曰穹廬音翕帳

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

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  
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  
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  
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  
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  
父兄之妻

索隱曰詳漢書作陽此亦音羊

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

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

必屈

索隱曰以言棟宇室屋之作人盡極其力以營其生至於氣力屈竭也屈音其勿反

夫力耕

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

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

謀利口也佔昌占反衣裳貌

冠固何當

言藉着冠固何當所益。素隱曰柳段曰佔音其語服凌曰

口舌爲謀如導曰汝漢人多口居室中固自宜着冠且不足貴也小顏去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爲喋喋佔佔

自謂着冠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

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藥令其量中必善美而

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

韋昭曰苦惡也

音若蘇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

徐廣曰蹂音而九反日夜

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

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徐廣曰姓孫其子單于封為鮮侯白可反索

惡曰印音五郎反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

誤也彭陽在焉州與北地郡其遠明非彭陽也使奇

泉入燒回中宮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巡雞頭山過回中

武帝元封四年通回中道○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即匈奴所燒者也候騎

至雍甘泉索隱曰崔浩云候驛騎○正義曰括地志云

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秦始皇以來祭天團兵處於是文帝以

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

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索隱曰表書作

於古今字異耳

竊侯魏邀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

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

正義曰音赫

為前將軍大發

車騎往擊胡

徐廣曰內史樂布亦為將軍

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

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

民畜產甚多云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

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

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故問匈奴大單于無

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

索隱曰漢書作且渠匈奴官號樂彥云當戶且渠各自一官雕

渠難為此官也。正義曰雕渠難皆其姓名也。且音子余反。

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

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

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  
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深惡以貪降其進取之  
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  
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焉世世昌  
樂闡然更始徐廣曰關音  
揄安定意也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  
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  
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  
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  
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林蘄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  
下太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

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

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牲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

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

鼈上及飛鳥跋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曰索跋音岐又音企言蟲鳥之類或

以踵而行或以吸而息皆得其安也三蒼云蠕蠕動貌音較淮南云昆蟲蠕動也莫不就安利

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

民單于無言章危等索隱曰索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彼國逃亡虜遺之歸本國汝單于

無得更以言詞許於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

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

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賸地匈奴無入塞漢無

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

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顰單于死子軍

臣立爲單于既立徐廣曰後元三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

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

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不容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也匈奴復

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

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

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

棘門霸上以備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



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又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索隱曰衛青傳唯稱聶一領一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出物與匈奴交漢書音義曰私出詳爲

蘇關

好音于于關犯禁私出物也

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

萬騎入武州塞

索隱曰蘇林云在雁門也

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

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

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恠之

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微索隱曰如薛云近塞郡皆其尉見寇

孫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徐廣曰二云乃尉史

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裝

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

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

王恢部出代擊胡轡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

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韓長孺傳自是之後匈奴絕和

親攻當路塞索隱曰蘇林云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

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

中之

正義曰如海云得  
以剗中恊之

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

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  
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  
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  
得黃廣後得亡歸漢囚赦廣赦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  
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  
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  
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  
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

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  
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之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  
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  
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  
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棄上谷之什音辟縣造陽地  
以予胡漢書音義曰言縣斗辟西近胡○索隱曰辟音  
僻造陽即斗辟縣中地○二義曰按曲幽僻縣  
入匈奴界者造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  
陽地奔與胡也  
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  
索隱曰維音持利反斜音七嗟反斜卿誤  
生者丘牙反蓋維斜胡人語近得其尖  
于太子於單索隱曰於單亡降漢漢封單于爲涉安侯

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

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

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

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

縣北三百八十里地理志云定襄郡高帝置也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

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莽朔方數爲寇盜邊及

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

爲太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關擊胡右賢

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

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

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

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

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

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

軍軍三千餘騎徐廣曰合有三千耳右將軍建正義曰蘇武父也得以身

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

王降漢漢封爲翁侯以前將軍與合將軍并軍分行正義

曰與大軍別行也獨遇軍于兵故盡沒軍于旣得翁侯以爲自

次王正義曰自次者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于益

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以誘罷漢兵徼極

而取之索隱曰罷音疲徼要也謂要其疲極而取之

塞居止無近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

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

西過焉支山正義曰焉音烟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剛

事云匈奴奴祁連焉支二山乃誠曰止我祁連山使我六

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黑頭色其愁慘如此

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千餘級破得休屠王

祭天金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麋本在雲陽甘泉山

祭天金人家祭天人也○索隱曰韋昭云作金人以爲

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入爲主人浮圖金人是也孟

說志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後置之於甘泉也○正義曰

括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

山下本匈奴祭天麋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其夏驃

被金人即金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爲祭天主也

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

奴過居延

索隱曰韋昭曰張掖縣

攻祁連山

索隱曰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

上東西二百餘里北二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養匈奴失二山乃歌云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

禪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

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

右賢王右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

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

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

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

召誅之渾耶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

徐廣曰元

漢使驃



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

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

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

之索隱曰如淳云在長安以五朔方以南漢書食貨志云徙貧民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是也。正義曰服虔

云地名在西北地廣六七百里長安北朔方南史記以爲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故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內郡

人民皆往充實之而滅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

號曰新秦中也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

漢謀曰翁侯信爲單于討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

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正義曰謂負糧衣糧私馬凡十

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

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圍因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如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無城告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遁單于單于又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其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爲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

胡首虜凡七萬餘級。玄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

胥山禪姑街臨翰海而還。

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於此，因名。

是

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

居

徐廣曰：在金城。索隱曰：地理志云：張掖令居熙，姚氏令行連，小顏贊寒。

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

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

正義曰：匈奴舊以芣芣為王庭，今遠徙幕北，更蠶食之。漢境更接

匈奴舊居地，以北也。

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

士卒物故亦數萬。

索隱曰：索釋之曰：漢謂死為物故。此言也。又

地言無復所能於事者也。

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

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

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

曰匈奴新被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  
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  
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漂騎  
將單于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  
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  
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正義  
曰南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浸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  
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  
里至浮苴井而還索隱曰苴音子餘反臣瓚云不見匈  
奴一人漢又遣故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

里至匈奴河水而還

水隱曰目黃云河亦不見匈奴一

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

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主客

韋昭曰生使來客官

○正義曰官

名若鴻臚卿

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

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

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

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多

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還

之北海上

正義曰北海即上海也蘇武亦還也

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

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

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黑黥

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

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許其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

正義曰以求和親漢使揚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

鮮以為郡正義曰即女郡而西置酒泉郡正義曰以葭絕

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正義曰漢書西域

西域傳云月氏夫長

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頤為飲悉月氏乃遠去過

大憊而擊大夏而臣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

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為塞漢書音義曰收孺

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

奴爲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正義曰幾音記言及古無折莫望也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傷元以爲欲說折其辭儒生先生也其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

天子面稱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  
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  
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  
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  
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  
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  
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泥  
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徐廣曰泥野侯胡敵奴路充國留匈奴三  
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于烏師盧徐廣曰烏師盧一作魯  
立爲單于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



後單于益西北方京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

正義

曰括地志云鐵勒國匈奴冒頓之後在突厥國北衆勝州經秦長城太英長路正北經砂磧十三日行至其國

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珎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數祭受降城其冬匈奴太雨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聞之管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祭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

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

山而還

索隱曰應劭云在武威縣北

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

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

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

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

軍軍中郭縱爲護維王爲渠正義曰爲渠帥也相與謀曰及諸

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

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

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

歲而死于年少匈奴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

响犁湖為單于

又响音呼

是歲太初三年也响犁湖單于

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

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四

十里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

正義曰領隴云鄣山中小城亭

張望所

至盧昫

音衛匈奴地名又山名○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原郡相心縣北出石門亭得光

城河又西北得支就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牢

張曼云山名也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

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居延縣故

城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千五百三十里有漢廷虜鄣強

也長老傳云鄣北百八十里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

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

漢書音義曰漢將也

亭部又徒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曾任文擊救

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

于病死响犁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

尉且鞮侯為單于

索隱曰且音子餘反鞮音低

漢既誅大宛威震外

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

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

之

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知也

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

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

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

人行也

正義曰

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

益驕禮甚倍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

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

賢王於天山

正義曰

得胡首虜三餘級而還匈奴大圍

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

數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

徐廣曰涿音邪○索

音反○正義曰

匈奴中山也母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

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

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

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一歲復使貳師將

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

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

杆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

累重於余吾水北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 索隱曰山

余吾。正義曰累力為反重丈用反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

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

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徐廣曰案史記將相

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與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正義

商丘成出擊胡軍敗乃降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數與

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徐廣曰天漢兵之出擊匈奴

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義曰御音語其不得相御當也有詔捕

太醫今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疾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索隱曰漢書云明年且殺死長子狐鹿姑單于立張晏云自鹿姑單于已下皆列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

次之所以漢書句

大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

微索隱曰索隱國要禮云也仲尼仕於定哀為其切當

世之文而罔發忘諱之辭也索隱曰索隱若無此謂其無失而褒之是也已諱當

代故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索隱曰微音

微音工堯反言求一時權龍也而務調納其說索隱曰

劉伯莊音叫徐音校皆非也索隱曰索隱謂欲者謀匈奴皆患其直微以便偏指不參索隱曰索隱謂欲者謀匈奴皆患其直微

偏指不參詳也。彼已將率。詩云彼已之子。索隱曰彼已終始利害也。若猶詩人畿詞云彼已之子是也。

也將率則指樊。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

會備霍等也。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正義曰言堯雖賢聖不能獨理得禹而九州安寧以刺武帝不能擇賢將相而務治幼小人降說多代匈奴故霍去病大史八引禹聖成其太平以攻當代之罪也。

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索隱述贊曰

檢抗葷粥 居于北邊 既稱夏商 式憬周篇

頗隨畜牧 屢擾塵煙 爰自嬾冒 尤聚控弦

雖空帑藏 未盡中權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十